

## 導言



澳門，昔日香山縣的一個小漁村，擁有優良的中華傳統，向來以開放、包容及文化自信的人文基因見稱。而其圖書館事業起步絕不落後於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且早在這裡播下了文明的種子。1594年，隨著西方傳教士東來的腳步，澳門創設了遠東第一所西式學院——聖保祿學院，澳門首家圖書館便在此設立。誠然，當時的圖書館只是為傳教士服務，一如世界各地，使用權是貴族的象徵。從彼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在這相對悠長的歲月，澳門的圖書館及文獻資源形成了相當的特色，並匯聚東西方文化。

圖書館作為一個地區文化的基石，與社會，乃至個人皆息息相關，它更標誌著知識自由和資訊自由意識的啟動。如果說普及教育是社會脫離愚昧的平台，那麼圖書館就是將這平台擴大的催化劑，更是人類步向文明的台階，其超脫之處是以無償的形式為社會提

供服務。

我們熟悉的近代思想家鄭觀應先生於清光緒年間在澳門編撰的皇皇巨著《盛世危言》，被視為近代中國歷史上具有極高價值和地位的著作。其中《藏書》篇提到“廣置藏書以資誦讀者至為功大也”，強調培植人才之法必定在於推動大眾閱書。可見有識之士對此何其重視，並極力倡導圖書館的公益性和開放性，啟迪著人們，影響至今。

此刻的澳門，圖書館分佈在社區，如公園、街市中。圖書館的建築風格也融匯了歐洲和嶺南的特色，藏書亦因澳門的特殊歷史及社會環境而顯得豐富。例如，澳門早期報業、宗教活動產生的檔案、豐富的葡文文獻，乃至新媒體上的電子書，皆為這座歷史名城多添了一份文化氣息。

毋庸置疑，知識的創造、資訊的交流催生了文獻，文獻使科研成果得以傳承。而文獻的產生又是多管道、多形式、多數量的。如何將社會上繁雜的文獻最大限度地集中起來、有效整序及流通、傳播，成為傳承文化的載體，即典籍與讀者之間的橋樑，就是圖



書館的功能，也是圖書館存在的意義和社會價值。

事實上，古今中外，重視文化的當權者大都關注圖書館這座瑰麗的殿堂。早在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文明古都尼尼微城（今天的伊拉克），國王亞述巴尼拔在位時使其帝國的疆域極大擴張。此外，他也是一位尊崇文化、博學多才、愛書入迷的王者。後人從發掘出來的最完整古代泥版圖書館——亞述巴尼拔圖書館遺址的一塊泥版上發現他的自述：“我受到納布智慧神的啟發，深明博覽群書的必要。我可以從它學到射、御以及治國平天下的本領……讀書不但可以擴充知識和技藝，而且還可養成一種高貴的氣度。”正因如此，在他統治期間，修建了聞名於世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

而中國圖書館及文獻事業的幾個全盛時期，無不是處於國勢強盛、經濟繁榮之境。殷商有保存甲骨文的商王室藏書樓，由“太卜”掌管甲骨；周朝老子掌管文獻檔案，是圖書館管理者的鼻祖；而秦朝由“御史”主管藏書。到了西漢，劉邦的“大收篇章，廣開獻書之路”的政策使大量無價的歷史文獻得以保存，

並設有秘閣收藏典籍，由秘書監負責掌管國家經籍圖書；東漢時期，最著名的國家藏書機構是東觀和仁壽閣。其後，唐代有弘文殿，宋代則設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等，元代有崇文院，明代有著名的文淵閣及皇史宬，清代有內閣、翰林院、國子監等，均為皇家重要的文獻機構。

澳門圖書館同樣源於對文獻的積累和傳遞。16世紀以來的歷史進程中，不少珍貴的西方古籍保存於天主教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先後有聖保祿學院圖書館、聖若瑟修道院圖書館、東印度公司圖書館、澳門陸軍俱樂部圖書館、功德林寺院藏經閣等等，可見澳門圖書館有著悠久的歷史。從現代圖書館的職能來看，它是將各種圖書、資料加以搜集、組織和保存，並供大眾閱覽參考的機構。發展至今，其社會職能更明顯，就是向社會開放，不斷發展讀者服務，形成從採集、分類編目，到借閱、參考諮詢、宣傳推廣等職能，且與社會發展同步的一整套科學的系統。也即是說，除保存人類文化典籍外，還起著傳播科學文化知識，對大眾進行社會教育的作用。



今天，當我們可以自由、隨意地在澳門各大小圖書館享受閱讀樂趣之時，回看歷史長廊，小城的圖書館發展有著不平凡的經歷，與世界各地的圖書館的發展規律一樣，經歷過封閉、半開放、開放、到深入社會的各個階段。最早期的澳門圖書館是處於封閉狀態，以藏為主，只供修道院的傳教士和儒生等享用。到了近代，圖書館走向開放，藏用並重，同時開始面向社會，為公眾服務。而當代的圖書館，則強調與日俱新的現代化技術，深入社區，成為社會發展系統中的重要文化支柱。時至今日，圖書館除了承擔其基本的職能，如文獻蒐集、整理、保存、利用，更肩負著社會責任，就是為當地搜集和保存文化遺產，將社會文獻信息流通和整序，為市民大眾傳遞知識，同時也要開發智力資源以及進行社會教育，從而滿足社會成員的健康文化活動需要。

在此，我們不妨追溯澳門圖書館在四百多年漫長歲月的滄桑與傳奇，當中的故事和經歷，值得我們回味、探索。本書以 20 世紀或以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圖書館為主要脈絡，並略談當代圖書館的情況。



## 傳教活動與教會圖書館

### 聖保祿學院圖書館

#### 教堂鐘聲劃破寧靜的小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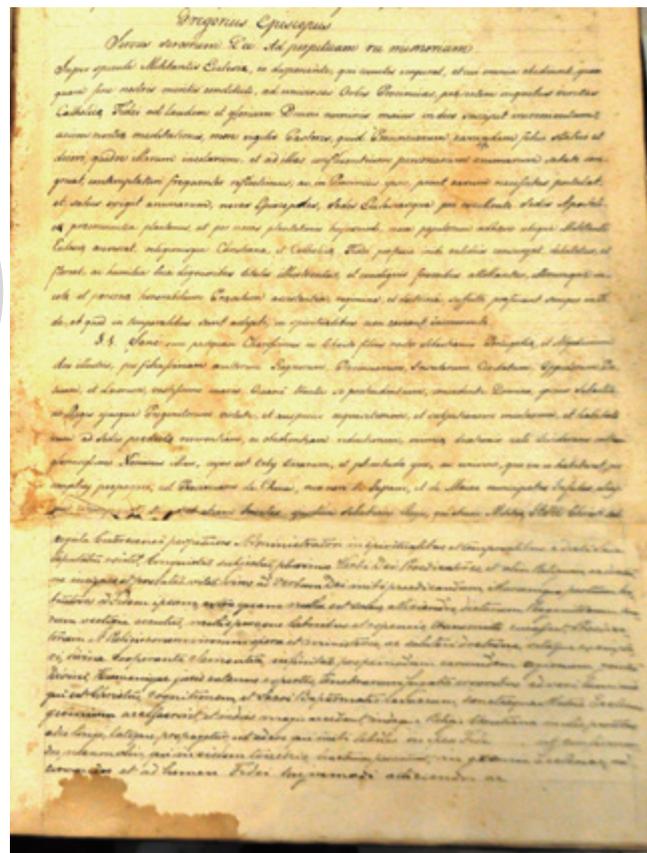
澳門，向來是個平靜小漁港，居民悠然自得，伴隨著日出日落，休閒地生活。然而，16世紀中葉，遠在大西洋邊陲的葡萄牙人，發現了這個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葡人得到明朝政府允許進入和租居澳門後，啟動了澳門與世界的多條貿易航線。從此，這裡華洋共處，小城捲入了國際的軌跡，揭開了明清以降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序幕。

就在同一時期，1534年8月15日，西班牙人依納爵·羅耀拉與西班牙貴族方濟各·沙勿略於法國組織了耶穌會（The Society of Jesus），旨在開闢新的傳教教區。當時，耶穌會會士為了挽救羅馬教皇的統治危機，把握這個向東方開展傳教的機遇，紛紛登上了商船，從歐洲出發。他們手捧聖經，乘風破浪，拖著大箱小箱的西方書籍，帶著對東方的好奇和傳教的信念，向著神秘的東方駛來。1562年7月26日，耶穌會教士彼利士（Francisco Peres）神父、爹利亞

(Manuel Teixeira) 神父，及平托 (Andre Pinto) 修士等來到這個南海一隅的小城。既然要在澳門籌劃遠東傳教的基礎，興建教堂當為首要任務，這幾位神父，也就是聖保祿教堂之創辦人。

天主教在澳門的歷史可追溯至 1555 年耶穌會士東來澳門，其後，在 1576 年 1 月 23 日，教宗額我略十三世頒佈詔令，天主教澳門教區正式成立，負責管理中國、日本、越南等遠東地區的教會事務。接著，這個小城便成為歐洲傳教士在東方的集居地。聖方濟各會、奧斯定會、多明我會、顯士會等相繼東來，迄今已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當我們在熱鬧的澳門地標大三巴牌坊下駐足拍照，或穿插在熙來攘往的遊客當中時，或在傍晚柔和的燈影下欣賞夜色之際，不妨停下來，從那道在火海中逃過一劫的前壁裡，仔細尋找這座天主之母教堂（聖保祿教堂）的風雨歷程，以及那個時代的背景，大可以印證《澳門記畧》中所載的“三巴曉鐘”，以及澳門八景之一的“三巴勝跡”，曾經的故事和昔日身影。四百多年前的這座山崗上，有著豐富的歷史



教宗頒發有關成立澳門教區的詔書部份內容（拉丁文）

故事。

據 1563 年參利亞神父向葡國耶穌會報告澳門情況：“……蓋澳中已有三百葡人，需要耶穌會建立教堂。”很快，1565 年，耶穌會的神職人員便在小丘山旁，用木板和土石等築成一座棧倉型小室。這樣的棧倉房，葡人慣常用作創辦傳教基地，如在巴西及其他各處殖民地一樣。1572 年，該室遂被擴充為研習拉丁文及神學等之潛修所。當時由主管人安東尼·華士（António Vaz）主持，另有耶穌會神父八人助理之，作為培養天主教傳教士之遠東中心基地。

最早抵達澳門的耶穌會傳教士，以澳門作為向東方傳教的基地，他們經歷過千辛萬苦，興衰起落。在拉開澳門宗教文化序幕的同時，更積極從事各項社會活動，包括教育、救濟、醫療等事業，而圖書館也因而靜靜地建立起來。誠然，最初就只是為了名儒將相、教會人士等少數人服務。對老百姓而言，圖書館只是貴族的殿堂。但是，當時的圖書館已經默默地承擔著東西方文化傳播和交流的重任。

萬曆八年（1580 年）耶穌會在澳門興建教堂，



初時是用稻草搭蓋屋頂。當地人對於自己的土地仍是非常重視，對於外來神職人員在這裡建蓋教堂，也不是隨便接受，更曾經作出破壞，且充滿文化自信地管教堂叫做“寺”或“廟”，如三巴寺、花王廟等。後來耶穌會為了加強保安，其副省會長佩德羅·戈麥斯（Pedro Gomes）神父下令給教堂加蓋瓦片。終於，由耶穌會會士、來澳避難的日本教徒、澳門工匠合力建造完成天主之母教堂，即人們熟悉的大三巴。於是，教堂的鐘聲劃破寧靜的小城。

就在教堂建成不久的 1594 年，教堂旁邊的聖保祿學院落成，作為培養歐洲來的神職人員的學院，向中國內地和遠東地區傳教作好準備。就這樣，澳門的圖書館隨著傳教的鐘聲而誕生，從某種角度而言，是西學東漸的產物，孕育於傳教士在東方展開活動之時期，其興衰起落，也受傳教活動的盛衰影響。

### 棧堡形設計的圖書室

聖保祿學院，作為遠東第一座西方大學，曾經是匯聚歐洲及遠東地區神職人員和學者的重地。遺憾現



聖保祿教堂舊貌



錢納利筆下的聖保祿教堂和學院（1834年10月18日）

在已經不見蹤影，連一片碑牌也沒有。或者我們可從1594年10月28日出版的《澳門聖保祿學院年報》，看看當時如何描述這座學院：

學院依山勢而建，周圍有高牆環繞。兩間帶有閣樓的寬大房宇露出牆頭，如同兩座城堡，其間有個美麗的庭院。沿牆有條走廊，其間有數個小房間。由於地勢關係，小房間地面與兩間大屋宇的閣樓一般高低。山腳與山上通過兩個階梯相通，還有一個帶庭院的教學區和正門。正門處有幾間辦公室。再向上走，又有幾間供教師職員使用的寬適房間。正門前面，還有一座封閉式的極大庭院。整個庭院可容納四十名教士，而且居住條件十分舒適，因為除了四個教學區外，上面還有十九個房間、兩個大廳、兩間教室和一間極大的藥房。下面還有另外七個房間和十分舒適的辦公室。范禮安視察員還決定再建一間新飯廳，因為目前使用的飯堂是借來的。如果需要的話，我們還有許多地方可以建更多的設施。

有關這裡昔日的景貌，我們只能從畫家的筆下以

